

批评“漫威电影是主题公园”后，老牌导演斯科塞斯新片终上映——

《爱尔兰人》：苦涩复调交织出的荒诞画卷

■本报记者 柳青

看斯科塞斯的新片《爱尔兰人》，很难不联想他之前那番“漫威电影是主题公园”的表达。《爱尔兰人》的质感和特色，几乎在“漫威电影”的对立面。更微妙之处在于，斯科塞斯的作品和言论其实都试图从内部视角传递出忏悔和救赎的渴望：“爱尔兰人”弗兰克·希尔对黑帮风云的回顾和斯科塞斯对当代商业片的苦心婆心，构成苦涩的复调，他们都是局内人，他们都是行将出局的“老派人”。

虽然斯科塞斯认为大银幕是观赏《爱尔兰人》的最佳方式，但是通过流媒体观看，并不折损它的品质，有些时候，它微言大义的戏剧能量和无声胜有声的情感张力，更适合私人观影时的细品，因为电影院里没有暂停和后退键。

三个半小时的《爱尔兰人》有一条迂回的时间线，就这一条就让它格格不入于主流商业院线。影片开始于迟暮的弗兰克在福利院里的回忆，他回想和黑帮老大罗素在1975年开车去底特律参加一场婚礼，途中他们经过的一处加油站勾起两人回忆——1975年的弗兰克回忆起1950年的自己是个货车司机，意外地和罗素发生交集，他用了一点小聪明加入罗素的帮派，成了做脏活累活（杀人放火）的“爱尔兰人”；得到组织欣赏后，他被派到帮派高层杰米·霍法身边当左右手。两条交错的回忆线平行前进，直到汇聚到1975年罗素女儿婚礼的前夜，霍法离奇失踪。

霍法是1960年代美国政治明星，他公开的身份是为全国卡车司机争取福利和权益的工会领袖，而他实际与意大利裔黑帮有着极深的利益往来和瓜葛，在黑帮内部，他被称为“我们的上层人物”。弗兰克从无名之辈到“大佬”的臂膀，他被迫见证了底层民众的退休金储备成为黑道生意的启动金，黑帮家族用染血的金钱把肯尼迪公子送进白宫，只为老肯尼迪许诺：“卡斯特罗会被除掉，黑手党的赌场将重回古巴……”一个黑帮杀手的个人见闻，指向一幅更广袤的黑暗荒诞的画面。就这一点而言，《爱尔兰人》的核心剧情是对大众经典



▲导演斯科塞斯在片场。

(片方刷照)

▲电影《爱尔兰人》三位主演（从左到右）：乔·珀西、德尼罗、帕西诺。图为影片海报。

《教父》的拨乱反正和嘲讽——“柯里昂家族”从来不是命运或某种更庞大权力支配下的傀儡，并没有儿子在重复老父亲的宿命并且被放逐在主流美国之外，黑钱哺育的孩子成功地被送进更高的权力层，只是不听话的逆子被“伯父们”手起刀落地杀掉了。

但是迫近着看，斯科塞斯对于金钱和暴力的流动机制是不感兴趣的，

就像老年弗兰克的一句台词：“为什么肯尼迪家老大靠我们的钱成了总统，他的弟弟却要到处针对我们？这是我搞不懂的。”

在《亨利四世》里，福斯塔夫对即将背叛他的哈尔王子说出：“你欠着我的情义啊！”这才是斯科塞斯在《爱尔兰人》里真正关心却从未说破的东西，当他试图呈现黑帮的结构原理和运作方式时，他让观众看到的黑帮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那是人与人之

间的缔结、默契、疏远、决裂，以及笼罩着所有人际关系的沉默。

大概黑道风云和市井风波的本质是相通的“人的江湖”，《爱尔兰人》奇妙地和《繁花》有着同一个灵魂内核：不爽。决定纳投名状的时候，弗兰克不爽；每次决定要弗兰克出面去把某个人“做掉”的时候，罗素不爽；出任务的时候，刽子手不爽；而每一个大嗓门的“黑帮大喇叭”，最终被安排得妥妥当

当，个个“不爽”。

《爱尔兰人》的“不爽”是双重意味的，显见的是黑帮的企业文化，而藏得更深的潜台词，是一种静默悲伤的凝视，是来自“自己人”的质疑和否定。斯科塞斯在电影里引入了一个孩子的视角——弗兰克的女儿佩奇，这个敏感的小姑娘在目睹父亲施暴现场时，立刻明白了父亲和他的伙伴们是怎样一群恐怖的怪物。她不能接受这一套暴力的游戏

规则，但她同时是这个暴力系统的受害者，在她不能改变也没有能力离开时，她永远安静地看着父亲消失在夜色中。佩奇“不爽”，提供了一种既来自内部同时又是间离的视角，这不是无辜者的抗议和谴责，而是同流者的忏悔和拒绝。佩奇在成年以后和父亲断绝了关系，她终于决绝地离开那些“可怕的伯伯们”。佩奇的“无情”造成弗兰克走向坟墓时最深的痛苦，但压垮父女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弗兰克最后一次无情的“不爽”。1975年的夏天，在靠近底特律的一间汽车旅馆里，罗素告诉弗兰克他最终所下的决定，然后递给他一碗蔬菜色拉，这时罗素不爽，弗兰克不爽，但两人的沉默里并不全是推心置腹的默契，罗素的“不爽”里是杀伐决断混合了将错就错的苦涩，弗兰克的“不爽”里是知遇之恩掀起质疑的波澜。在这个安静的情境里，乔·珀西和德尼罗给出了让人心碎的表演，尤其在看到影片结尾的画面时，会忍不住后退到这个场景，以及更早的细节里，从人性的枷锁和人生的荒诞中体会无限苦涩的回味。

无论不情愿或不认同，弗兰克终究杀掉了霍法。但他在余下的生命中保留了一样霍法的习惯：睡觉时房门留道缝。这个细节流露了至深的柔情和至真的忏悔，是一个哀矜的手势。这是斯科塞斯的哀矜，确切说，他个人的情感和能力决定性地塑造了《爱尔兰人》，他创造了影像的修辞，他决定了整部电影的质感和风格，甚至，就连德尼罗的表演也得益于他的调度。恰恰是因为这样，《爱尔兰人》在这个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叙事和情感都太复杂，太个人化，更进一步，当代的好莱坞已经把一度下放给导演的创作权重新回收制片团队中，一部电影的权力被集中在产品经理的团队中，一个需要各工种按部就班的大众产品，是不需要突出导演的。

既然电影院里已经充斥着“奇观的主题乐园”，那么，最适合《爱尔兰人》的地方确实是网络。毕竟，这是一群老年人用古典的方式呈现一个时代的人们，他们的“逝水年华”距离这个时代的精神世界，已经远了。

海外视点

被吃掉的天价香蕉，扯下了皇帝的新衣？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15万美元的一根香蕉，竟然被吃掉了！这几天，这根香蕉简直让全世界的人们议论纷纷、瞠目结舌！甚至有网友愤怒地发声：“艺术家和骗子越来越接近了！”这天价香蕉出现在贝浩登画廊带到美国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展上，被银灰色胶带黏在墙上，取名《喜剧演员》——这是一件当代艺术品。

它的作者，是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其实他主要是花了约0.3美元在迈阿密当地的市场上买下了这根香蕉。《喜剧演员》此前已有两版被人分别以12万美元的价格买走，当时展出的是第三版，据传提价至15万美元，两家博物馆都有意购买。由于摆放多天，这根香蕉的根部有些发黑，看起来不太新鲜了，可一位老兄还是冷不防地将它从墙上扯下、剥开并当众吃掉了它。而吃掉它的，也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名叫大卫·达图纳的知名行为艺术家。

天价香蕉和相关恶作剧背后，究竟有没有深意？

这是一次荒诞不经的事件，这也是一次耐人寻味的事件。

对于这根天价香蕉，贝浩登画廊创始人伊曼纽尔·贝浩登给出的解释是，它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语双关，“既是全球贸易的象征，也是一种经典的幽默表达方式”。卡特兰本人也曾坦言，为了展示一根香蕉，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琢磨展示它的最好方法。他尝试过用树脂、青铜等多种材料制作它，最后决定“一根真正的香蕉，才是最好的方式……它看起来像一个笑话，但退一步再看一遍，会觉得它变得如此丰富。事实上，这件作品从香蕉的弧度到颜色到胶带的贴法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一面是艺术家的煞有介事，一面是看客们的哭笑不得——《喜剧演员》附有艺术家出具的真品证书和替换说明，这意味着构成作品的这根香蕉其实是可以被替换的。

这样的创作思路，延续的倒也真是卡特兰一贯的艺术风格。“艺术世界里搞恶作剧的人”，是圈内对于卡特兰的评价。这位艺术家深谙复制和挪用之道，以带有喜剧讽刺意味、挑战艺术与社会既定规则的作品举世闻名，却也备受争议。此前卡特兰最“臭名昭著”的作品，是首秀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一只18K纯金马桶。

当时，每位参观者可以预约三分钟的时间使用和体验一把这一黄金“宝座”，以至于成千上万的游客不惜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再看看吃掉这根天价香蕉的达图纳怎么说。他将吃香蕉的视频发在个人网络社交账号上，并写道：“饥饿艺术家——我的艺术表演。我非常喜欢莫瑞吉奥·卡特兰先生的作品。”不仅达图纳为自己的惊人之举沾沾自喜，圈内很多人也为他的这次行为艺术点赞。甚至代理这件作品的画廊也表示，虽然香蕉被吃了，这个举动倒不算对这件艺术品的破坏，也没有对作品的价值产生不良影响。

轰动的“行为艺术”引人反思，当代艺术究竟是什么

天价香蕉以及它被吃掉的行为，引发的热议是极度分化的。

“艺术家和骗子越来越接近了！”“从此不再有‘艺术’，只有江湖。”……很多网友不约而同抛出这样一种观点：这难道不是扯下了皇帝的新衣吗？近年来，当代艺术的名声真就不怎么样。一提起它们，直言“看不懂”的人算是客气的，更有人认为它们“乱来”得“招人厌”。这样的作品不仅泛滥成灾，还热衷于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把大众忽悠得团团转，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充满媚俗甚至恶趣味。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被吃掉的天价香蕉一事很有趣。艺评人林霖称：“这一艺术事件，比艺术品本身更具诠释意义。”因为，这次异常轰动的“行为艺术”，再次提醒人们思考，当代艺术究竟是什么？

艺术进入现当代，某些评判艺术的标准不停地在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不少“惊天大逆转”，它们时不时在不断颠覆之前人们的审美观。于是人们看到，现代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以恶作剧般行为留名艺术史的作品不在少数。早在1917年，当代艺术鼻祖马塞尔·杜尚就是这样刷出存在感的：他从商店买来一只白色瓷质的男用小便池，签上自己的名字，取名《泉》，将其堂而皇之送去展览。德国艺术家古斯塔夫·梅茨戈尔2004年一件名为《袋子》的作品，在英国泰特美术馆展出时曾被清洁女工当成垃圾扔了出去——这件艺术品本就是由装满旧报纸、硬纸壳的大塑料垃圾袋构成的。

的确，当代艺术没什么了不起，很多时候就是被某种观念或阐释推上高台。经典的当代艺术其核心价值在于，探索新的领域，或者予人新的思考。

不过，最终能有多少当代艺术作品成为经典，一时的评论说了不算，时间将给予它们公允的评价。



▲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的作品《喜剧演员》。

▲去年，英国艺术家班克斯的《女孩和气球》以104万英镑成交时，画框内隐藏的碎纸机忽然把画作撕成了“碎纸条”。这出猝不及防的“行为艺术”引发了热议。(均资料图片)

业界观察

■本报记者 卫中

近日，著名流媒体网站奈飞(Neeflix)开始测试倍速观看功能，众多知名导演、编剧和演员认为此举会破坏摧毁影视艺术，表示将要联合抵制奈飞。

国内主流的流媒体视频网站普遍具备倍速观看功能，但在奈飞出现此类功能尚属首次。奈飞为Android手机客户端的用户提供了0.5x、0.75x、1.0x、1.25x、1.5x等不同倍速选项，以便让用户能够仔细回看慢动作，或者加速观看不感兴趣的部分。

但是，奈飞此举让许多影视界人士倍感焦虑，他们不希望自己精心制作的影视作品被观众以倍速播放，这在他们看来这是摧毁影视艺术。《绝命毒师》《续命之徒》演员亚伦·保尔表示：“奈飞赶快住手，你们不能插手破坏他人的艺术创作，你们还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对吧？”《辛普森一家》的编剧贾德·阿帕图曾参与奈飞原创剧集的制作，但倍速播放事件发生后毫不客气地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奈飞，别逼我打电话给所有的导演和编剧来抵制你们……我们给你们提供了优秀的作品，你们应当保持作品的原貌。”在阿帕图看来，奈飞这样的流媒体网站不应当以倍速的方式来播放影视作品——导演或制片人根本没许可奈飞这么做：“如果你想90分钟内看完《教父》，那就自己去发明个机器吧。”

宣称要抵制奈飞的远不止阿帕图一个人，《蚁人》导演佩顿·里德也宣称自己要“和其他导演一起进行抗争”。而《超人总动员》《料理鼠王》《碟中谍4》的导演布拉德·伯德认为倍速播放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在手机上看电影的体验就已经够糟糕了，而倍速播放会让他更糟。”《蜘蛛侠：平行宇宙》的导演彼得·拉姆齐则认为真正懂得影视艺术欣赏的观众不会用倍速播放的方式：“我认为奈飞在设计产品时，不应当顺从那些懒惰和没有品位的用户。”

实际上，奈飞与影视界人士关于倍速播放的争论，并不仅仅是“用户体验”的问题，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流媒体对影视制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传统上由导演、编剧决定要呈现给观众的画面以及所要传达给观众的情感和思想，但像奈飞这样的流媒体视频网站把用户的需求和口味放在第一位，观众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影片片段和情节，这些用户行为的大数据被奈飞收集后生产出奈飞的自制网剧。这也是倍速播放的功能虽然早在DVD时代就出现，但没有引起影视界人士抵制的原因——DVD设备不具备奈飞这样能收集用户数据的能力。

“北美院线联盟”的票房分析师杰夫·波克在评价流媒体与传统电影院线之间角力时曾说：“这是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间的角力。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人们的娱乐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用户希望观看影视作品时有更多的控制权和选择权，奈飞就会满足他们，哪怕这样做会让影视界人士不满。最终来说，奈飞这样流媒体视频网站对影视制作、播放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众多导演、编剧和演员们对奈飞的“抵制”，也许会波及此前评论的那样“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奈飞提供倍速播放功能 影视界人士表示将抵制